

单田芳的传奇人生

坎坷经历让其成为家中顶梁柱
母亲出走曾轰动沈阳“娱乐圈”
为报恩娶了大自己8岁的妻子

“我充其量只是个平头百姓,草根艺人。我既无丰功伟绩,也没有叱咤风云。”——单田芳



单田芳

核心提示

在中国,单田芳和他的评书早已家喻户晓。有句俗话说:“凡有井水处,皆听单田芳。”时至今日,在他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,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就已超过100部,据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听众在听他讲述的传奇故事,这些观众囊括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。其实在评书之外,单田芳的个人经历比他讲过的很多传奇故事还要曲折离奇,引人感慨。

大难 父母、舅舅接连入狱

1950年,朝鲜战争爆发后,沈阳的局势也变得紧张起来。1951年,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了。起初,这一切似乎与单家并没有什么关系,单田芳的母亲照旧说书,他也正常上学。

然而,就在母亲生下第五个妹妹小时,家里突然迎来了巨变。一天晚上,单田芳的母亲突然被抓走了,与此同时,他的二舅、三舅、姥爷都被抓走了。

第二天,抓走母亲的那个大个子又来了,“单永魁,你跟我走吧!”就这样,父亲也被抓走了。家里只剩下单田芳和奶奶、几个妹妹,他们一边四处找人打听这两口子究竟犯了什么罪,一边又要想办法养家。

3个月后,单田芳的母亲出狱了。在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后,单田芳终于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信,信中说他因为帮助“反革命”王子明被判六年,拘押在北京。可是,对于单家来说,王子明只是一个开饭馆的邻居,这一切只能怪单田芳的父亲交友不慎。

裂变 母亲抛弃家庭独自离开

父亲被判刑后,单田芳的母亲从沈阳去了齐齐哈尔演出。走的时候说是几个月后就回来,可是半年过去了还是一点儿消息没有。当时,沈阳的“娱乐圈”到处都在流传王香桂准备和单永魁离婚的消息,几乎轰动了全城。

听到这样的消息,单田芳觉得自己的脑袋都要爆炸了。“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,我的母亲怎么可能忍心丢下我们这一家子人呢?”单田芳说,他很快去齐齐哈尔找到了母亲。母亲看见他后非常惊讶。他上前就问:“你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?”母亲也直接回答他:“其实,我们已经离过了!”看到母亲拿出来的离婚判决书,单田芳一下子呆坐在板凳上不知如何是好。单田芳苦苦哀求母亲能够跟着他回沈阳,可是,母亲已经铁了心不再回去了。

此后,年轻的单田芳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不久后,他考上了东北工学院。但是因为要扛起家庭的重担,他不得不放弃了学业,就此走上了从艺之路。

初次登台 太激动,说了两个小时没歇气

1954年冬天,单田芳跟着师傅李庆海去了营口,开始学习说书。这一年,他跟大自己8岁的王金桂结了婚。王金桂曾经在他一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,单田芳说,在很大程度上,和她结婚也是为了报恩。

1956年正月初一,单田芳第一次登上舞台。那是下午3时多钟,一大早曲艺团就把海报贴了出去,上面写着:“特邀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”,看到“著名”二字,单田芳更加紧张了。他上台的时候,两眼发花,往台下一看好像所有人都长了两个脑袋。可是,既然站在了台上,他就没有了退路,只能背水一战。单田芳把醒木“啪”地一拍,朗诵了一首上场诗,接着就说起了《大明英烈》。因为没有舞台经验,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越说越快。按照传统,每说30分钟就得休息一会儿,可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,忘记了休息,忘记了停顿。正当这时,茶社的经理来到台前,敲着桌子提醒他说:“单先生您跑到这儿过过瘾来了?你看看都几点钟了?”一句话把单田芳敲醒了,此时台下的观众也哄堂大笑。单田芳对观众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今天就说到这吧,如果您愿意听,我明儿个接着讲。”

红遍东北 挺轻狂,嫌工资少四处“走穴”

凭借超凡的天赋和超常的勤学苦练,没用多久,单田芳成了鞍山评书界的红人。1958年,曲艺团走上正轨,由个体转成集体,也开始评定工资。单田芳从准演员变成了正式演员,当时的工资是84元,妻子王金桂是98元。

单田芳说,年纪轻轻就走红,当时他也难免产生了骄傲心理。对于这84元的工资,他很不满,他觉得自己为曲艺团挣了那么多钱,自己得到的却很少。

1962年,文化主管部门规定,凡属传统曲艺必须停止,演员必须说新唱新。很快,单田芳说了《草原风火》、《战斗的青春》、《林海雪原》等30部小说,名气再一次大涨。单田芳说,那段时间,他的个人主义又冒出了头,觉得自己很厉害。所以对于那84元的工资更是看不起了。

此时,单田芳的妻子离开鞍山曲艺团去海拉尔发展,单田芳很快也跟着去了,结果在海拉尔一炮而红,工资一下子涨到180元。这期间,鞍山曲艺团的领导多次催他们回去,但是两口子始终没有响应。后来,他们又去了田庄台,再次大红,从腊月到正月单田芳就挣了4600元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在演出市场都是集体所有的情形下,单田芳夫妇这对“个体户”引来了很多非议。迫于各种压力,单田芳又回到了鞍山曲艺团,团里给他的工资涨到了98元。

再遭不幸 连累家人跟自己受苦

重回鞍山曲艺团之后,单田芳本想安分守己,好好说书。没想到,新的灾难又来了。1966年,“文革”开始,单田芳此前的骄傲和不听话成为众矢之的,他成了被批判的对象。

1969年4月,单田芳被下放到营口附近的干于沟。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,与妻子和儿女分离,又要饱受劳累之苦。从来没干过庄稼活的他开始了与土地为伴的日子。单田芳说,那个时候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城里,一年下来也挣不到300元钱,与从前的日子相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后来,因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,单田芳铤而走险从农村跑了出来,当时他“流窜”了很多个城市,从哈尔滨到长春再到沈阳,就像逃犯一样。为了糊口,他学会了“水泡花”这门手艺,当时女儿拿着去百货商场门口叫卖,有一次女儿被10几个人围住,还被带到派出所,单田芳不敢露面,只能偷偷跟在后面。等女儿出来,单田芳哭着说:“都怪爸爸这个倒霉蛋,害你有书不能念,跟着我到处流浪,今后咱不干了。”可是女儿却安慰他:“没事儿,这个地方不让咱卖,咱就换地方!”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多,1978年,单田芳终于被恢复名誉、恢复公职、迁回城市,还领到了国家赔偿的10年工资8000多元。那一年,44岁的单田芳终于重返了他最热爱的评书舞台。改革开放之后,单田芳的评书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。除了到电台讲评书之外,他还受邀到电视台录节目,起初面对镜头,眼前空无一人,他很不适应,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,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,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,还有两个监听和一个主任,单田芳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,他就把这几个人当成了观众。有了观众,那种表演的感觉才重新找回来了。

尾声 会说到说不动的那一天

自1994年退休后,单田芳就搬到了北京,要不然要经常从鞍山往北京跑,很不方便。单田芳说,从最初的北漂,到现在拥有北京户口和北京房子的“北京人”,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,艺术工作也方便了很多。

起初,他在北京电视台录评书,现在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也收了一些徒弟,不过至今还没有找到完全合适接班的徒弟,在这一点上,他说要顺其自然。如今,单田芳依旧坚持录书。他说,录书真的很累,每天都像高考一样,晚上睡不好,一闭眼睛就是如何说书,早上三、四点就得起床做功课,天亮了又要开始录制。儿女们曾经劝过单田芳休息一阵子,可他真的是停不下来。单田芳说,看现在的情况,只有到说不动的那一天才能彻底退休。

(据《半岛晨报》)

童年 战火硝烟、流离失所

1934年11月11日(户籍、资料显示1935年为误),伴着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,单田芳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母亲王香桂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,父亲单永魁是她的弦师,夫妻俩唱夫唱妻,红遍了整个东北三省。

在单田芳的成长岁月中,他目睹了国家遭受侵略,也见识了生生死死的“人间地狱”。他的少年时期多生活在长春,在他的印象里,当时的长春犹如一座地狱之城。当时他家所住的院子里有六户人家,为了防止日本人抢东西,这六户人家合起来换了厚厚的院门,不分昼夜挨家轮流看守。

1948年,东北局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长春断水断电,当时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逃亡 “妈和妹妹全靠你了”

1948年下半年,单田芳一家人离开长春。因为害怕,他们一路上连跑带颠,很快就看到了前方的一个小村庄,还有解放军在站岗。单田芳的父亲马上给解放军敬了个礼:“我们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,是来投奔共产党解放军的。”第二天一早,单田芳的父亲跟着其他起义人员一起,随着解放军的大队伍出发了。

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,与他分开后,余下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头上。14岁的单田芳第一次想到了死,因为逃亡的路途实在太苦了。母亲安慰他:“孩子,你要坚强点儿,你爸不在,妈和妹妹全靠你了。”就这样,单田芳背着三妹,咬着牙往前走。单田芳记不清走了多久,后来他们上了一辆开往吉林市的火车,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突然一个急刹车,有人喊:“到吉林了,到吉林了!”于是,大家一窝蜂似的往下跑。解放军开始对起义人员点名,单田芳和母亲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父亲到底是跟着大部队的继续走呢,还是能回家来?正在担心的时候,单田芳就听见一位解放军喊出一个名字:“单永魁!”父亲从队伍中走出来,那个军官说:“你是说书艺人吗?”父亲答:“一点儿都不假,我已经坦白过了。”军官又说:“你可以走了!”

恶习 短暂幸福时光,母亲却抽大烟

一家人团聚后,单田芳和父母、妹妹在吉林市度过了一个和美的春节。春节过后,单田芳的父母带着他和妹妹们从吉林来到沈阳,在朋友的帮助下,他们一家住进了一栋气派的房子。很快,单田芳的母亲开始在沈阳的会宾轩茶社说书。那个时候,沈阳刚刚解放,人心舒畅,市井繁荣,无论是戏院还是书社,生意都不错,那真是说书艺人难得的好光景。

可是,就在家里一帆风顺的时候,单田芳的母亲却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。为此,他的父母吵了很多次。最严重的一次,母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了天津。这件事轰动了当时沈阳的整个“娱乐圈”。后来,父亲去天津把母亲接了回来,这之后,母亲在家里偷偷吸大烟变成了明着吸大烟。怕外人发现,单田芳和父亲每次都要在外边把风。

单田芳说,那段日子家里表面上过得还算平静。谁能想到,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悄袭来。

